

# 对位·补位·延续：《啊，拓荒者！》中的女性伦理身份研究

## Contrapuntality, Complementarity and Continuity: A Study of Woman's Ethical Identity in *O Pioneers!*

杨 林 (Yang Lin)

**内容提要：**薇拉·凯瑟的《啊，拓荒者！》改写了男性话语主导的美国西部拓荒文学史，小说围绕女性拓荒者展开叙述，凸显了女性的伦理身份。小说中女性的伦理身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为与男性平等的对位的存在、与男性差异的补位的存在，以及衍生出的文化传承性的存在。亚历山德拉独立自主，开疆辟土，是与男性比肩、对位的女性拓荒者；以柏格森太太为代表的拓荒妇女持家有道，用辛劳的双手建立了温馨的家，是与在外披荆斩棘的男性形成了补位的存在；拓荒妇女在持家中同样衍生出了文化延续者的角色，她们用讲故事、饮食及珍藏物品的形式，把个体记忆融入到更大的文化空间。总而言之，凯瑟逆写了以男性为主导的拓荒文学，至此，女性拓荒者活灵活现地浮现，开始言说自我伦理身份，改变了女性在美国西部拓荒文学史上缺席的局面。

**关键词：**《啊，拓荒者！》；伦理身份；对位；补位；延续

**作者简介：**杨林，博士，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英美文学、西方文论与比较文学研究。

**Title:** Contrapuntality, Complementarity and Continuity: A Study of Woman's Ethical Identity in *O Pioneers!*

**Abstract:** Willa Cather's *O Pioneers!* writes against the male dominance in American western history of frontier literature, and the novel narrates the stories of frontierswomen to lay emphasis on Woman's ethical identity. Woman's ethical identity lies in three aspects, which are the frontierswoman's existence of contrapuntality as against the frontiersman, complementarity for the frontiersman, and continuity as for an enlargement of cultural space. Alexandra, as a frontierswoman, independent and strong in pioneering, stands opposed to frontiersman. Mrs Bergson, representative of frontierwomen's inner domesticity, working diligently to create a sweet home, is a supplement to frontiersman's outside hardship and thus forms an ethical relation of complementarity with regard

to frontiersman. As domestic women, the frontierswomen also participate in a larger cultural space by telling stories, cooking food and cherishing memorable things, and accordingly their domesticity serves for the continuity of a larger cultural space. In a word, through Cather's efforts of writing against male dominance, the frontierswomen vividly come to surface, and start to tell stories of their ethical identity, therefore the absence of frontierswomen in American frontier literature is changed.

**Key words:** *O Pioneers!*; Ethical Identity; contrapuntality; complementarity; continuity

**Author:** Yang Lin, Ph.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meanwhile he also conducts his postdoctoral research i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His research areas ar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ylc9278@sina.com).

20 世纪前, 美国西部的拓荒文学由男权话语主导, 男性拓荒者把自己塑造成边疆的开辟者, 在荒野中他们披荆斩棘, 勇往直前, 建功立业。相比于男性, 女性拓荒者则软弱怯懦, 缺乏勇气, 被描述为“不情愿的拓荒者”、“穿裙子的拓荒者”(Riley 8)。西部拓荒文学的代表人物,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 (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 和哈姆林·加兰 (Hamlin Garland 1860-1940), 在其小说的叙事中站在男性话语霸权的视角, 不仅歪曲了女性拓荒者的形象, 而且还压抑、贬低女性的主体性, 故此, 女性成为了男性笔下遁形的沉默的“他者”。库珀笔下的女性唯唯诺诺, 经常跟着男性拓荒者出没于荒野, 她们只是男性的附属和影子。加兰笔下的男性拓荒者总是渴望征服西边更辽阔、丰饶的草原, 而女性拓荒者则是默默地承受思乡之苦, 煎熬度日, 无法体验拓荒的乐趣 (帕灵顿 1022-1035)。卡罗·费尔班克斯 (Carol Fairbanks) 指出, 在加兰的笔下, 女性拓荒者被贴上了消极负面的标签: 痛苦、恐惧、疲惫、脆弱、迷茫、绝望, ……而作家对与之相反的品格却视而不见” (Fairbanks 1-13)。不难看出, 20 世纪前的西部拓荒文学由男性话语主导, 女性拓荒者根本没有言说自我的权力, 只能无情地被男性话语所宰制和建构, 沦为边缘性、失语的“缺席”存在。

20 世纪初, 薇拉·凯瑟 (Willa Cather 1873-1947) 以女性的伦理身份为出发点, 陆续发表了草原小说三部曲: 《啊, 拓荒者!》 (*O Pioneers!* 1913)、《云雀之歌》 (*The Song of the Lark* 1915)、《我的安东妮亚》 (*My Ántonia* 1918)。三部曲中的《啊, 拓荒者!》是一部凸显、赞扬女性伦理身份的小说, 正如聂珍钊教授说道“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伦理的表达方式, 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 (聂珍钊 11)。凯瑟在《啊, 拓荒者!》

中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女性拓荒者，并主要从三种不同的角度诠释了多元化的女性伦理身份。首先，凯瑟从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出发，刻画出与男性比肩的女性拓荒者——亚历山德拉，她身上体现出了与男性平等、对位的女性伦理身份的独立性价值。其次，凯瑟从与男性丈夫相对照的家庭伦理出发，塑造了一个个贤妻良母般的温馨家庭的缔造者，作为妻子——与男性差异的补位的伦理身份，她们虽然没有在外披荆斩棘，但却捍卫了家庭，成就了家庭的温馨与幸福。最后，凯瑟从更高的文化伦理层面，对女性作为文化延续者这一伦理身份进行了剖析。在《啊，拓荒者！》中，凯瑟让女性拓荒者的伦理价值再现，这无疑对西部拓荒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不难看出，凯瑟书写了以女性伦理身份为核心的拓荒文学史，并与以往男性话语主导的拓荒文学史形成了对话的协商关系。至此，女性拓荒者失语的症候一去不返，她们鲜活的生活跃然纸上。这些女性拓荒者积极地参与到拓荒中，用勤劳的双手和非凡的想象力将荒野变成了花园，是西部拓荒过程中难以褪去的缪斯。

### 一、与男性平等的对位的女性伦理身份：边疆的开辟者

凯瑟曾说：“女性在恶略的草原环境中，表现出了男性的力量和勇敢，而有时男性则显得软弱无能”(Woodress, *A Literary Life* 289)。《啊，拓荒者！》中的亚历山德拉具有独立的女性意识，毫不夸张地说，亚历山德拉是与男性话语相呼应的“对位”的存在。她的存在颠覆了以往对女性拓荒者的认识，是对男性拓荒文学史的逆写与协商。由此，女性拓荒者摆脱了男性话语的牢笼，以对位、平等的伦理关系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拓荒过程中，亚历山德拉面对荒原，毫不退缩，甚至比男性更勇敢、更刚毅。小说开篇，借由弟弟埃米尔的视角，这样写道：“他姐姐身材高挑，体格健硕，走路的步伐矫健而坚定，似乎清楚地知道要去何处，下一步要做什么”(Cather 4)。12岁时，亚历山德拉就成了父亲的最为得力的助手，面对困难，她往往有自己的主张，在拓荒过程中她的父亲甚至“越来越依靠她的智谋和判断力”(13)。不幸的是，父亲难以忍受拓荒的苦难与折磨，撒手人寰，但父亲的离世没有击垮亚历山德拉，而是更加激发她勇敢前行。此时，她主动承担起了一家之主的角色，更有魄力的是，她不顾别人的反对，尝试在高粱地里种苜蓿，在玉米田里种小麦，甚至在干净的猪圈里养猪。她的尝试成功了，故此，家庭的产业得以扩张，她身上所展示的管理才能得到了认可。后来，三年的干旱让拓荒者的生活举步维艰，人们纷纷变卖土地，前往城市谋生。这时，亚历山德拉的弟弟们倡议变卖田产，另寻出路。但是，亚历山德拉没有被环境左右，而是有着自己的判断力，她认为，这是扩张农场的最佳时机，“尽一切力量筹钱，把能买的每一亩地都买下来……父亲当年一直盼着的机会终于来了”(36-37)。果不其然，正如亚历山德拉所料，后来土地价格上涨，她最终成了富有的农

场主。在婚姻问题上，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定与儿时的朋友卡尔在一起，“这一切跟任何人都毫不相干，完全是卡尔和我自己的事”（166）。

不难看出，凯瑟笔下的亚历山德拉迥异于以往男性对女性的描写，她并非男性的附属，而是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拓荒者。在拓荒事业上，她雷厉风行，开拓进取。在婚姻问题上，她独立自主，勇于决断。在性格上，她不屈不挠，乐观坚强。由此可见，亚历山德拉不逊色于其他男性拓荒者，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苏珊·罗索斯基（Susan Rosowski）评价道：“在拓荒过程中，亚历山德拉展现出了英雄般的品质，勤劳踏实，坚毅勇敢”（Rosowski 50）。凯瑟为女性拓荒者代言，再现了女性别样的拓荒生活。凯瑟的笔下，女性拓荒者不再是唯唯诺诺，言从计听的男性的想象建构，而是有血有肉，与男性比肩的英雄，她们“把自我融入到更大的事业之中”（Peck 15）。这样，摆脱男性话语霸权的女性拓荒者诞生了，她们的声音开始浮现，言说着她们的故事，建构着自我的身份。亚历山德拉，这一与男性对位的伦理存在，是对男性话语的颠覆与否定。至此，女性拓荒者不再是男性笔下顾影自怜、无病呻吟的弱者，而是勇敢无畏的边疆开拓者。她们积极地参与到西部拓荒中，扎根于大地。

亚历山德拉身上流露出对草原和土地的爱，小说中写道：“也许自那片土地从地质时代的汪洋中浮现出来之后，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怀着爱心与渴望将脸朝向他……她如痴如醉地饱览那广袤的原野，直到她的视线被泪水模糊”（35-36）。可见，女性愿意与土地联合，这是因为女性热爱土地，她们与大地有着天然的联系，亚历山德拉说道：“我们来来往往，但是土地却长存。只有那些热爱、了解土地的人才真正拥有土地——暂时拥有”（169）。亚历山德拉发现了辽阔荒原的秘密，那就是，当人们热爱、了解大地时，大地才反过来拥抱人们，正如小说中写道：“幸运的土地哟，它终有一天会把像亚历山德拉那颗心一样的心灵纳入它的怀抱，再把它们融进黄橙橙的小麦、沙沙响的玉米、还有青年们那一双双闪亮的眼睛”（170）。女性拓荒者根植于大地，与大地和谐共生，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所揭示：“金色的土地温柔地顺从铁犁，女性几乎是魔幻般与土地和季节的韵律结合”（迪克斯坦，72）。由此可见，女性拓荒者并不是男性所描述的不情愿的逃离者，而是积极参与拓荒事业的边疆开辟者。她们是大地的母亲，心系大地，并与之水乳交融，和谐栖居。

海伦·西苏（Helene Cixous）说道：“被压抑的女性的复归将会产生一次大爆炸，释放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势不可挡的颠覆性力量”（Cixous 95）。亚历山德拉便是凯瑟笔下这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亚历山德拉的出现改写了女性在拓荒文学史上的命运。故此，女性在西部拓荒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被重新审视，并得到了积极地肯定。作为与男性平等的对位的伦理存在，亚历山德拉的出现预示着真实意义上女性拓荒者的诞生，她们不再是附属于男性

存在的“第二性”，而是具有主体性的活生生的生命。亚历山德拉的出现，可以说，让女性埋没的过去重返当下，让女性拓荒者再次复活。她们是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是不逊色于男性拓荒者的具有独立精神的对位的伦理存在。

## 二、与男性差异的补位的女性伦理身份：家园的耕耘者

除了亚历山德拉这一边疆开辟者的形象外，凯瑟在《啊，拓荒者！》中，同时展示了女性拓荒者的家园意识。也就是说，作为妻子，这些女性拓荒者整日缝缝补补、洗衣做饭，用艺术家般的双手建立温馨的家庭。她们整日忙碌的场景让凯瑟难以忘却，凯瑟回忆道：“那时候，我常常和她们中的某一位呆上一个早上，看她们做蛋糕和黄油面包，然后，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兴奋策马回家”（Bohlke 10）。如果说，男性在更多意义上是边疆的开辟者的话，那么，女性则是边疆的守卫者，她们是男性边疆开拓者不可或缺的补位的伦理存在。女性让温馨的家庭在荒野中落地生根，她们是拓荒中家园的耕耘者与捍卫者。凯瑟笔下的女性，尤其是母亲，不论身处怎样贫瘠的土地，总能化腐朽为神奇，把荒原变成一个个美丽的花园。正如李莉指出：“草原妇女是女性版的鲁滨逊，但她们改写了男性与自然传统的对抗关系。男人来到荒原里砍伐，女人却在这里种植、培育”（李莉 196）。可见，有别于男性的征服欲，女性更能安居乐业，经营家庭，是与男性相互补充的补位的伦理关系。

《啊，拓荒者！》中的柏格森太太正是这一补位的伦理关系的鲜明写照。柏格森太太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烘烤、洗涮、熨烫、下厨，样样拿手，她把家里布置的井然有序。若是没有她，家里就会一团糟，她用亲手打造的温馨的家，来拥抱草原上疲惫归家的人。柏格森太太是整个家庭的核心，她如同多诺万所指出的母亲一样，“母亲的力量、母爱的力量是社会的内聚力。要创建一个崭新的、进步的、相互协作的社会，需要的正是这些力量”（多诺万 66-67）。就柏格森太太，小说中写道：

即使她被抛弃在荒岛上，她也会感激上帝会救她脱离苦海，同时开垦出一个花园，找到可以维持生活的食物。储备食物是柏格森太太的癖好。她如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一般，在河畔上找寻可吃的野葡萄和梅子。她把草原上无味的梅子制成果酱，再用柠檬皮做辅料调味，她还把西红柿做成粘稠的酱储备起来。……若没有什么可以食用的东西可供储备，她便开始忙着腌制。……既然她已在荒野，她便尽力地建立起她过去曾有的生活。只要地窖里有腌肉，架子上有果酱，衣柜里有床单，她就能在世上享受一丝的幸福。（16）

柏格森太太虽不是拓荒中轰轰烈烈的边疆开拓者，但她却是令人敬佩的

温馨家园的耕耘者。可以看出，这些草原上的母亲全身心地拥抱生活，用燃烧的激情和生活的艺术让每个平凡的日子熠熠发光。柏格森太太是拓荒者的幕后英雄，男性驰骋于荒野，女性忙碌于家中，彼此支持，共同前行，继而在拓荒中形成了男性与女性相互补位的伦理关系。

凯瑟本人在小说中对柏格森太太予以了很高的评价，写道：“11年来，她竭尽全力地维持家的秩序与体面，她在日常生活上循规蹈矩、墨守成规，这个家没有在道德上土崩瓦解，没有在日常生活上敷衍了事，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的不懈努力”（16）。草原上的拓荒离不开女性，尤其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是她们用汗水支撑、建立起了一个个温馨的家。她们终日劳作，负重前行，在日常的琐碎生活中，涌动着生活的激情和乐观的精神。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是她们生活的色彩，在单调的生活中，她们犹如艺术家，用爱与美点缀着生活的日日夜夜。小说的第三部分“冬忆”中记录了女性居家生活的温馨场景，亚历山德拉、李老太太、玛丽聚在一起，烘焙带有果仁和罂粟籽的咖啡糕，品尝杏脯小面包卷，喝着香浓的咖啡，聊着刺绣，畅谈着往事（106-108）。她们把枯燥的日常生活化为了生活的艺术，让每天的生活焕发光彩。在她们的经营下，家庭变成了荒野中的堡垒，慰藉着疲惫的拓荒者，并给予家人奋斗前行的动力。女性，尤其是家庭主妇，是拓荒过程中家园的耕耘者。在日常繁重的家务中，蕴藏着女性特有的持家本领，虽没有拓荒场上的轰轰烈烈，但也有一番别有洞天的日常艺术画面。她们精心地料理家务，无私地照顾丈夫和孩子，她们用温馨的爱慰藉着拓荒场上的丈夫，是男性可以依靠的心灵港湾。

拓荒过程中，女性与男性的分工不同，没有孰轻孰重之分，女性用辛劳的双手建设家园，和男性的驰骋边疆相比，毫不逊色，她们是在前方开疆辟土的男性的后盾，积极地参与到西部拓荒事业中。离开了女性，西部的拓荒事业难以想象，或者说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她们对西部拓荒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总而言之，女性拓荒者是丈夫依靠的港湾，是儿女们慈祥的母亲，是温馨家庭的缔造者和捍卫者，在西部拓荒事业中与男性并肩作战，形成了差异、互补的伦理关系。

### 三、维系民族传统的伦理身份：女性作为文化的延续者

凯瑟认为，我们不可能真正超越我们的过去，它早已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进入我们的血液里（Bohlke 15）。记忆维系着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是个体身份的延展，也是集体文化的传承。以往的观点认为，在拓荒者过程中女性总是回望过去，难以面对现实生活，是逃离拓荒生活的怀旧者。然而，凯瑟在《啊，拓荒者！》中对女性的怀旧有着不同的理解，她认为，怀旧不仅仅是回溯过去，而是更深层意义上与现在的对话，并对现在起到身份塑形的作用。《啊，拓荒者！》是关于凯瑟童年拓荒记忆的一部小说，小说中的女性常常在持家

过程中，用自己独有的方式与原有的欧陆文化保持伦理关系，在拓荒中延续着欧陆文化，可见，她们是欧陆文化的延续者。她们与原有欧陆文化保持关系的独有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分别为讲述过去的故事、旧有饮食习惯的维持，以及具有纪念价值的物品的珍存。借由以上三种方式，欧陆文化在荒野得以延续、扎根，最终形成了移民文化多元共生的局面。可以说，女性，作为文化的延续者这一伦理身份，是由女性的家园意识衍生而来，这是因为她们把家园意识扩展、融入到了更大的文化空间之中。

第一，讲述过去不仅仅是回忆往昔，而是让过去凸显出来，并于现在关联，产生意义，否则故事就是空洞的、抽象的。也就是说，“讲故事是指一种如何看待你自己、你身边的人、你的生活以及在更广阔背景下看待你在生活中所处位置的方式”（李莉 249）。凯瑟小时候经常和来自欧洲的妇女来往，聆听到了她们从大洋彼岸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故事。“她们大多来自丹麦、挪威、波希米亚，……她们给儿时的我讲述了大量的故事，和她们交往让我有了触电般的兴奋”（Woodress, *Her Life and Art* 33）。自儿时起，凯瑟就深谙欧洲移民妇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时常萦绕在她的耳畔，难以释怀。《啊，拓荒者！》中有很多关于欧洲移民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是对过去怀旧式的影射，而且也是对过去的传承。在传承中，欧陆的文化在美国落地生根，并与其他文化杂糅，获得了新生。小说中的李老太太是瑞典移民，她每次来到亚历山德拉家里，就如同回到了过去，和她们开怀畅谈，滔滔不绝地用瑞典语讲述“从瑞典文家庭报纸上读到的故事，或者她还是小姑娘时在哥特兰岛牧场上的生活，有时她混淆了哪些是读到的故事，哪些是真实的经历”（104）。

安格拉·开普勒（Angela Keppler）指出：“讲故事是支持记忆、保存过去、激活以往体验乃至构建集体认同的一个根本要素”（开普勒 93）。李老太太用瑞典语讲述过去的故事，旨在保持与瑞典文化的亲密关系，并构建自我身份的认同。她渴望来到瑞典移民亚历山德拉的家里做客，这时，她感慨道：“往昔的美好时光又回来了”（104）。在亚历山德拉家里，李老太太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往事。对于李老太太而言，讲述过去，讲故事，是对自我体验和经历的表达，“没有故事，一个女人就会迷失……没有故事，她无法认清自己。没有故事，她将和更深刻的精神世界隔离，被囚禁在无声的混沌世界里”（Fryer 259）。李老太太正是通过讲述过去故事的方式，在西部荒野中找到了自我的稳定身份。作为移民，最终她才能安顿下来，延续自我的文化记忆，并融入到西部的拓荒生活之中。李老太太讲述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融入现在，也是对自我身份的文化认同。

第二，保罗·菲尔德豪斯（Paul Fieldhouse）指出：“饮食习惯构成了人的归属感，确定和维护着个体的文化身份”（Fieldhouse 76）。在拓荒过程中，女性经常忙于家务，她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厨房中，为家人预备饭菜。凯瑟在 1936 年接受采访时，说道：“一个妇女不懂烹饪是难以饶恕的”（Bohlke

131)。《啊，拓荒者！》这部小说中，有大量与饮食文化相关的描写，柏格森太太热衷烹饪，为了能吃到家乡鱼的味道，她“每年夏天两次派儿子们去南边离家二十英里远的河里抓鲈鱼，孩子小的时候，她曾把孩子们塞进马车，放进婴儿床，自己驾车去捕鱼”（16）。柏格森太太对食物如此用心，为的是在荒野重建过去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品尝家乡鱼的味，她再次确定了自我的身份。可见，饮食不仅满足了柏格森太太的胃口，而且成为了她确定自己身份的依据。波希米亚移民玛丽热情好客，经常用波希米亚的美食款待亚历山德拉等朋友，为此，她由衷地感到自豪骄傲。亚历山德拉夸赞玛丽时说道：“波希米亚人能做出的面包花样肯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能做出的都多。……希勒太太曾说她会做七种花样的面包，但玛丽能做十多种”（107）。

饮食的差异体现了文化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同时又标识出不同的民族身份，正如凯瑟在另一部小说《大主教之死》中写道：“这样一罐汤，靠一个人是做不来的，它是一个精益求精不断进步的传统的成果，这罐汤里蕴藏着接近一千年的历史”（凯瑟 28）。饮食背后其实有着悠久传统的支撑，饮食本身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琳达·威尔士（Linda K. Welsh）在《凯瑟的厨房：文学与生活中的饮食方式》中写道：“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所有的食物都是心灵的食物，它是一种文化的表征。每一口、每一餐都展示着有关食物和文化的记忆与偏见”（Welsh 2）。不同民族身份的维系离不开其饮食文化，小说中的女性在日复一日与炉火、灶台的碰撞中，不仅烹饪出让人垂涎的美食，也用饮食传承、维系着自我与民族的情感与文化。

第三，《啊，拓荒者！》中女主人公爱珍藏、收集具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对于凯瑟而言，这些物品既言说着时间的流逝，又镌刻着历久弥新的个人记忆。亚历山德拉珍藏了父亲的照片，以及父亲用过的胡桃木连橱桌。亚历山德拉家的起居室的墙头一直挂着一幅柏格森的照片，这个照片是她父亲来美国之前在瑞典拍的，当时柏格森先生 35 岁，对于亚历山德拉而言，这张照片承载着父亲过往的岁月，关联着现在的拓荒生活，同时也是对现在生活的记录与鼓励。这张照片对于家庭来说，是一种文化记忆，犹如桥梁连接着过去的欧陆文化与现在的拓荒生活。小说中写道：“35 岁的父亲身材修长，高高的额头，满头柔软的卷发，一绺下垂的胡子，他的一双眼睛凝视着远方，好像已经看到了这个新的世界”（55-56）。这张照片是家庭发展演变的见证，激励着亚历山德拉在艰苦的岁月中勇敢前行。这张照片能唤醒亚历山德拉的自我身份认同，起到建构其文化身份的作用。或者说，照片是一种回忆的方式，维系着亚历山德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指出：“若是没有回忆能力，我们就不能建构自我，而且也无法作为个人与他人进行沟通”（阿斯曼 57）。除此之外，亚历山德拉也珍藏，并一直使用着父亲生前用过的连橱桌。这张连橱桌不是一件普通的家具，而是连接着三代人记

忆的见证物，它沟通着家庭成员间往昔的记忆与情感。父亲柏格森先生去世前，经常在这张连橱桌上“要写很多的信寄回瑞典的老家。那儿他有很多朋友，直到他过世，朋友们还在给他写信。没有人因祖父的耻辱而责怪他。现在，我仿佛仍能看见他星期天坐在那儿，穿着白衬衫，认真地写着一页页的信”（129）。连橱桌凝缩着父亲鲜活的形象，系着女儿对父亲的爱，记录着家庭历史的演变。

无论是讲故事，还是烹饪美食，或是珍藏纪念物品，这些都延续着文化的传统。女性拓荒者便是这一文化传统延续的重要的媒介，她们把对文化的延续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表达了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热爱。

### 结语

《啊，拓荒者！》中的亚历山德拉坚强独立，开疆辟土，是毫不逊色于男性的建功立业者，与男性拓荒者形成了平等、对位的伦理身份关系。以柏格森太太为代表的女性，她们不辞辛苦，持家有道，是幸福家庭耕耘者。她们身上展现的家园意识，迥异于男性拓荒者的征服意识，是男性拓荒者依赖的补位的伦理身份存在。除此之外，女性拓荒者还是文化的传承者，她们善于讲故事，烹饪美食，珍藏纪念品，并用这样的方式打捞记忆、保存过去、激活以往的体验，从而构建集体认同的文化伦理身份。在《啊，拓荒者！》中，凯瑟用童年的记忆改写了女性在西部拓荒文学中的地位，增补、言说了女性在拓荒中不可或缺的伦理价值。通过凯瑟的努力，女性拓荒者的形象开始浮出水面，至此，男性主导的西部拓荒文学史一去不返，女性拓荒者终于发现了自我的伦理身份与价值，同时也看到了生命存在的曙光。

### Works Cited

- 阿斯曼，阿莱达：“回忆有多真实？”，《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季斌、王丽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Assmann, Aleida. “How Real is Memory?” *Social Memory: History, Memory and Tradition*. Ed. Harald Welzer. Trans. Ji Bin, Wang Lijun, Bai Xikun. Peking: Peking UP, 2016.]
- Bohlke, L Brent. *Willa Cather in Person: Interviews, Speeches & Letters*.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1986.
- Cather, Willa. *O Pioneers!*. San Diego: Icon Group International, Inc., 2005.
- Cixous, Helene, Catherine Clement. *The Newly Born Woman*. Trans. Betsy Wing. Minneapolis: U of Minneapolis P, 2001.
- 迪克斯坦，莫里斯：《途中的镜子：文学与现实世界》，刘玉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 [Dickstein, Morris. *A Mirror in the Roadway: Literature and the Real World*. Trans. Liu Yuyu.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 多诺万，约瑟芬：《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 [Donovan, Josephine. *Feminist Theory: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Trans. Zhao Yuchun.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 Fairbanks, Carol. *Prairie Women: Images in American and Canadian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P, 1986.
- Fieldhouse, Paul. *Food and Nutrition: Customs and Culture*. London: Chapman & Hall, 1995.
- Fryer, Judith. *Felicitous Space: The Imaginative Structures of Edith Wharton and Willa Cather*. Chapel Hill: U of North Carolina P, 1986.
- 凯瑟, 薇拉: 《大主教之死》, 周玉军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年。
- [Cather, Willa. *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 Trans. Zhou Yujun.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1.]
- 开普勒, 安格拉: “个人回忆的社会形式——(家庭)历史的沟通传承”, 《社会记忆: 历史、回忆、传承》, 哈拉尔德·韦尔策编, 季斌、王丽君、白锡堃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Keppler, Angela. “The Social Form of Personal Memory: the Continuity of (family) History.” *Social Memory: History, Memory and Tradition*. Ed. Harald Welzer. Trans. Ji Bin, Wang Lijun, Bai Xikun. Peking: Peking UP, 2016. ]
- 李莉: 《威拉·凯瑟的记忆书写研究》。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年。
- [Li Li. *A Study of Willa Cather's Memory Writing*. Chengdu: Sichuan UP, 2009.]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 《外国文学研究》4 (2014): 8-13。
- [Zhenzhao, 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n Fundamental Function and Core Value of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4): 8-13. ]
- 帕灵顿, 沃浓·路易: 《美国思想史》, 陈永国等译。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年。
- [Parrington, Vernon Louis.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Trans. Chen Yongguo et al.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Peck, Demaree. *The Imaginative Claims of the Artist in Willa Cather's Fiction*. Cranbury: Associated UP, Inc. 1996.
- Riley, Glenda. *Frontierswomen: The Iowa Experience*. Ames: Iow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Rosowski, Susan. *The Voyage Perilous: Willa Cather's Romanticism*.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1986.
- Welsch, Linda K. *Cather's Kitchens: Foodways in Literature and Life*.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1987.
- Woodress, James Leslie. *Willa Cather: A Literary Life*.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1987.
- . *Willa Cather: Her Life and Art*. Pegasus: Western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0.